

教 育 研 究

師院語教系何去何從

蘇復興

屏東師範學院副教授

現有各師院語文教育學系成立於民國七十六年，迄今蓋有年矣！語教系係師專時代語文組的延伸，擔負訓練小學國語文師資的傳統職責。無獨有偶的，現今的師院語教系師資陣容並不單純，除了居於大宗的國文教師之外，還「摻雜」了為數不少的台語、英語、日語、甚至其它外語的師資。另一方面，語教系的身份定位迄未明朗；它既不像普通公、私立大學的中文系，也不像三所師範大學的國文系，又與各大學院校的外文學系相去甚遠。由於語教系的「屬性」不夠明確，以及其師資結構「雜然紛陳」，語教系師生普遍在角色認同上產生了不確定感。

師院語教系未來發展動向如何，儼然已經成了眾人心目中巨大的問號。傳統上，語教系以培育國語文師資為職志，殆無疑義。然而伴隨著各師院外語課程之增強、台灣民間對於各類方言之竭力標榜、乃至國小推行英語教學之勢在必行，將「語文教育」狹隘地定義為「國語文教育」，將語教系的功能僵硬地鎖定在國語文師資之培養，縱使未必會遭人詬訾，卻勢必會引來眾人不耐。就現實層面而言，語教系這種「妾身不明」的處境也常常衍生行政作業的困擾。別的不言，國、外文師資合於一爐，看似中西合璧，相互輝映，其實卻難免扞格不入，齟齬相向的場面。結果所至，各師院語教系頻生「一系兩制」的現象，或者分設國、外（英）語組，或者各擁召集人，力求井水不犯河水。然而「分治」畢竟只是權宜措施，而非長治久安之計，對於若干棘手問題如課程組織、授課安排、師資遴聘、資源分配等之解決，也未必收效宏遠。筆者曾經聽聞某一師院語教系同仁之抱怨，對於其系上國文教師「把持」系務，壟斷行政的作風頗有微詞。其實這種「不平之鳴」所在皆有，並非某一學校之專利。因為現有的情況下國文教師佔居多數黨，外文教師淪為少數民族，亟待雙方自我克制，才不致於演成水火不容。否則一味要求對方委曲求全，「相忍為國」，一到緊要關頭，難保不會出現劍拔弩張，針鋒相對的局面。語教系這種師資混雜的問題亟待全盤解決，才不致於產生更多對立與爭端。

語教系發展目標不明確，顯然也造成了學生身份認同的危機感。對於那些擇一而終，志在國小語文教學的師範生而言，語教系提供的訓練可謂悉盡其能，恰如其分。然而對於若干畢業後志在升讀語文類研究所，甚至出國留學的學生而言，語教系的課程及訓練每每被斥為不中不西，不切實際。尤其耐人尋味的是，許多

身在語教系的學生早已聽聞國小即將實施英語教學一事，對於自己未來擔任英語教師極為熱衷，甚至勝過教授小學國語文。然而在現有的制度之下，這種熱情似乎不能獲得鼓勵，甚至還要勞駕師長加以「安撫」。筆者不止一次聽聞語教系學生對於自己未來學習方向，乃至就業市場，發出疑慮之聲，也不止一次親聆學生抱怨自己屈就於小學國語文教師的養成教育，沒有餘裕修習更多外語課程，以增益其外語能力。在現行制度之下，如何設計出一套既吻合國家師資培育政策，又能讓懷抱不同志趣的學生感到各得其所的訓練課程，顯然並非折枝之易。

屏東師院語教系最近針對未來系務發展進行調整，或許可以作為各師院語教系興革替廢之參考。該系最近通過一項議案，擬定在既有的國語文師資訓練任務之外，另外增闢「國小英語師資組」，並將報請教育部核准，納入未來大學聯招志願之選填項目。此項議案之規劃乃是基於現實的考量，旨在為日後的公、自費師院生提供另一選擇，並為培育國小英語師資一事略盡棉薄。此議一出，曾招致若干國文教授之疑慮，甚至有人期期以為不可；幸賴眾人充份溝通，終能捐棄成見，終底於成。然而此項課程之變革，並非驟然成功，而是花費九牛二虎之力，凝聚共識的成果。至於其它師院之語教系是否能夠齊步跟進，共襄盛舉，殊難預料。

師院語教系何去何從，值得箇中人細加思量。語教系是否應該力求「固本」，獨尊國語文教育，將方言及其它外語之教學納為附屬品，或者應該一視同仁，無分主從？語教系的功能應該是單純的培育小學國語文師資，將方言，外語師資之培養工作拱手讓人，或者應該力求兼容並蓄，講究多元化的師資培育功能？語教系的學術角色如何定位，是否應該維持現狀，或者設法由「分治」走向「分系」，及早結束其中西合璧的「渾沌」狀態？凡此問題皆值得再三細究，以期語教系能早日渡過尷尬的轉型期。

成長是目的

趙仰雄

教育並無很多目的，只是個人、父母和教師等才有種種目標，這是杜威在他「民主和教育」中的名言，因此，「教育的目的和方法，僅是能使個人繼續成長；學校教育的宗旨是由有組織體系的權力，來保證促使學生的繼續成長。」此處是杜威在教育的目的上，著重社會和生物方面、和孔子著重在倫理上的不同之處。對教育即生活，與繼續的成長一義，先總統 蔣公曾有二句相對的引申，即：「生命的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；生活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。」這點明了個人繼續成長的意義和目的，與杜威一致是在創造和改進人類全體的生命與生活，且更醒目。